

第三回 惡大舅買盜扳姐夫

詞云：

人人盡道親情好，豈料親情狡。一些觸怒火油澆，便要將人架起用柴燒。
雖然惡語令心惱，須念關雎鳥。奈何卻使暗尖刀，砍來沒頭沒腦又攔腰。

——《虞美人》

話說屠才得了皮象的銀子，滿心歡喜。回到家中，將銀子稱出三個五兩，帶在身邊，其餘叫妻子藏好了，方才與妻子說明去睡。到了次日，清早起來，遂走到監裡，將要扳宋古玉做窩家之事，細細與三個強盜頭說明，各人又與他五兩銀子。從來強盜見了番捕，就如土鼠見貓一般，百依百隨，何況又有銀子，比閻王吩咐小鬼還靈。彼此說得停停當當，只等臨審時，就扳害宋古玉不題。正是：

明鏡但能懸上照，誰知下有百冤情；
若教一一推詳出，除是龍圖再復生。

卻說宋古玉，嚷罵皮象之後，被眾朋友勸去，又吃了一回酒。直吃得爛醉，方才回家。到了家中，因對皮氏說道：「妳前日說妳兄弟那狗畜生是個小人，我還不肯深信，誰知果然鄙吝得可笑。今日我同眾朋友在郊外飲酒回來，剛走到你家門首，偶做了一首《黃葉前朝寺》的詩，要寫出來與眾朋友看，因走進去討筆硯寫。不期那畜生錯認是我又同朋友去要他的酒吃，遂躲在家裡，叫人回我出門。眾人看破了，偏要坐等。他無可奈何，方改口說是吃醉睡了。這等沒體面，不通世情，我氣他不過，因大罵了一頓，被朋友勸了，方才出來，你道可惡不可惡。」

皮氏聽了道：「我原說他是個算小之人，雖然納了一個監生，然氣量褊淺，只好與那一班偷雞盜狗之人往來，怎生入得文人之伙。你既看破了他的行藏，只淡淡的不睬他便罷了，為何又去罵他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罵他，還是看丈人與妳的情面教訓他，怕他怎的。」

皮氏道：「不是怕他。但他往來的都是些壞人，恐怕不能自悔，轉要怪人。」

夫妻說過，也就丟開一邊去睡了。到此日起來梳洗了，正要出門。到沈君弼家去做文會，忽見一個老家人走到面前，納頭便拜道：「舅爺在上，小的賀祿磕頭。」

宋古玉定睛一看，方認得是姐夫賀知府的家人。因問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，老爺與太太好嗎？聞知老爺已不做官，為什竟不還鄉？」賀祿忙送上一封書道：「家爺有書在此，舅爺開看自知。」宋古玉接來開看，只見上寫的是：

弟因一官萍轉，久不獲與尊舅握手談心，殊為悵快。不識尊舅於登壇縱酒時，亦念及遠人否？雞肋正爾戀人，幸為敝同年裴給事訟冤，觸怒當事，遠遷罷職。即當還鄉聚首，以慰夙心。又因生受裴年兄托孤之重，不敢死負其言，只得暫且淹留。

茲啟者，亦緣裴給事有子，正當受業之年，尚乏明師，托弟延請。弟恐誤薦虛名，以辜其托。因再四選求，非尊舅不可。因敬遣蒼(■)平，致儀敦請。乞念弟之為人，轉而為弟慨受其贄。則不獨亡友之子，從學得明師，小弟亦得展親親之快晤矣。倘慮家室睽違，合宅偕臨，更快不可言。

關書具上，修金仰憑公示。舟車之費，賀祿自能料理。絳帳已設，臨楮不勝顛望。

宋古玉看完，不勝歡喜。因拿了來書，笑嘻嘻走回房中，對皮氏說道：「賀姐夫如今不做官了，因受了同年裴給事之托，要請我到汝寧去，教他兒子之學，遣賀祿送了關書聘禮來，修金聽我批多少。又恐我離不得家，叫連妳也搬了去，一家同住。論起來，我住在這裡，又無進益，移去不憂柴憂米，也是一樁好事。娘子，妳可想一想，還是去好，還是不去好？」

皮氏道：「該去不該去，相公當作主張。妾身女流，識見淺薄，哪裡敢作定論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賀祿在外面，可收了他的禮物，打點酒飯，留他住下。待我出去，與眾朋友商量定了，明日好寫書回他。」說罷，依舊出門，到沈家去會文了。正是：

自己行藏事，如何強友謀？

禍來神味矣，三轉四回頭。

宋古玉急急走到沈君弼家，十數個社友，俱已先在那裡了。看見宋古玉進門，齊說道：「古玉今日太來遲了，該罰，該罰！」

宋古玉道：「非弟來遲，有個緣故。剛走出門，不期賀姊丈差人送書與我，只得開書看了，又問他家裡的許多事情，故耽誤了半晌。」

沈君弼道：「既是令姊丈遠遠差人來，未免要支持，情有可恕。但聞你令姊丈已不做官了，書來說些什麼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正為他不做官，受了同年裴給事孤寡之托，再三要請我挈家都去，教他兒子之學，修儀情願加厚，該去不該去，我自家一時主張不定，故特特來請教諸兄。」

眾朋友俱是歡喜宋古玉的，哪個肯說該去。這個道：「宋兄若肯處館，本地怕沒人請，卻去到汝寧數百里之外，甚非美算。」

那個道：「從師原該就學，不聞往教。縱隨俗請去，也只好先生一人，哪有個挈家都隨去之理。」

又一個道：「處館原為救貧。在無才著，諒不能上進，借此以糊其口，則可也。若古玉兄，學問高人，不啻北斗，文章擲地，可作金聲，取一第如反掌，何苦奔馳遠道，為人傭工，吾不取也。」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盡說不該去，將宋古玉要去的一團高興說得冰冷。會完了文回家，忙在燈下寫了一封辭館的回書，付與賀祿，叫他明日起早去回復老爺。賀祿怎敢爭執，只得領命而去。正是：

前程如漆復如棋，漠漠茫茫誰得知；

有美絳帷辭去矣，無情縲紲反安之。

宋古玉打發賀祿去了，心下快暢，因對皮氏說道：「賀祿已去，我今到李先民家，報知眾友，也使他放心。」

說罷，遂走出門。不上半里，忽有幾個穿青的公門中人撞著，又象認得，又象認不得。因問道：「相公，你叫做宋石嗎？」

宋古玉聽見叫他名字，勃然大怒道：「好大膽的狗才，除了宗師，誰敢叫宋相公的名字。」

眾人見他認了，便不回言，竟一齊上前，將一條鐵索嘩啦一聲套在宋古玉頸上，扯著便走。宋古玉吃了一驚，忙嚷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，敢如此無禮，凌辱斯文。鎖便鎖了，恐怕難解！」

眾人道：「不要我們解，自有人替你解。」一面說，便一面前推後搯的扯著他走。

宋古玉想一想，於心無愧，反笑一笑道：「便跟你去，看你怎生放我。」須臾走到府前，眾人竟帶入府去。

到了堂下，正值知府坐在堂上。宋古玉忙定睛一看，只見丹墀下，已夾著三個人在那裡，叫痛叫苦。宋古玉正要上前去訴說前情，兩個差人早跪下稟道：「盜犯宋石拿到！」

宋石聽見差人叫他是盜犯，方才著驚，忙上前跪下稟道：「太公祖在上，生員宋石，讀書守分，並無罪犯，不知何故，忽鎖捉到此。」

原來這府官姓袁名耀，是本堂通判。因堂上缺官，他費了千金，謀署堂印，思量一本十利。今聽見強盜窩家，必定有些油水。今見宋石口稱生員，心下也自狐疑道：「豈有生員肯做強盜的窩家？其中必有緣故。今既被扳，卻也顧他不得。」遂問道：「宋石，你既做秀才，應知禮法，怎麼反去窩藏大盜，打劫錢糧？今日事敗，可實實供招，免受刑罰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太公祖在上，念宋石十六歲游癢，至今二十八歲，只知讀書，一毫世務不管，一切非禮不為，何況為盜，何況窩家。若說窩家，一發無據。生員一貧如洗，破屋不過三四間，打劫錢糧，藏在何處？還求太公祖詳察。」

袁通判道：「賊情之事，奸狡百出。窩頓之賊，殺藏西匿，豈虛詞之可信。你莫倚著是生員，只道本司難為你不得。須知盜賊犯了朝廷錢糧，便是舉監官員，皆要動刑。可速速招來，免我動刑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階下數賊，若識一面，也還可疑，實係風馬牛毫無影響，卻教生員招些什麼？」

袁通判因叫大盜毛疤子問道：「你打劫的錢糧，實實寄頓在何處？不可妄害平人！」

毛疤子一口咬定道：「青天老爺！真的假不得。這些贓物，實是都寄頓在宋秀才家裡。為何寄在他家？只因當初打劫錢糧，都是他的主意，叫小的們做的。今日事敗，他卻在家受用，反叫我們受苦，連性命都送了。」又對宋古玉道：「宋相公，你招了吧！你看我們，孤拐都夾扁了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急得眼中火出，因罵道：「你這賊強盜，我前世與你何冤何仇，今世卻無緣無故的扳害我。」

袁通判見強盜咬得緊，因指著宋古玉道：「你明明是窩家，還要胡賴。不動刑罰，如何肯招！」因吩咐左右夾起來。

左右應了一聲，便如狼似虎，將宋古玉拖翻在地，剝去鞋襪，套上夾棍，用力一收。宋古玉只大叫一聲：「我死也！」一時暈去，不知人事。眾人揪起，半晌方漸漸甦醒來道：「冤孽！冤孽！快放了我，我情願屈招罷。」

袁通判見他肯招，遂命放了夾棍，發下招單。宋古玉一一招認，當堂釘了手銬，下在牢裡。一面申文學道，除去宋石名字。真是禍從天降，有屈無伸。有詩痛惜道：

屈地冤天降禍殃，教人一一細承當。

若詢有罪還無罪，又是而今公治長。

原來宋古玉是個有名的秀才，雖不常走衙門，然衙門中人多有認得他的。今見他被盜扳害，夾了一夾棍，下在獄中，盡皆歎息，以為無辜，在府前歎說。不期被宋家一個近鄰賣酒的老兒聽見，便急走回來，報與宋家家人宋喜知道。宋喜聽了，嚇得吐舌，忙跑回家，對主母說了。

皮氏不信道：「哪有此事，相公今早好好的說明到李相公家去的。是哪個胡說，莫非你錯了？」

宋喜道：「賣酒的老兒說人皆看見，說是千真萬真。」

皮氏道：「不消疑惑，你快走到李相公家去看看相公，便明白了。」

宋喜點頭：「是：」遂一直奔到李先民家。只見眾相公做完了文字，正打帳吃酒。忽看見宋喜走來，俱忙問道：「你相公為何今日不來？莫非是賀家人打發不去嗎？」宋喜聽見說相公不曾來，便連連跌腳道：「不好了，這事真了！」眾人道：「什麼事真了？」

宋喜道：「方才有人報說，我家相公被強盜扳做窩家，被公差半路上捉到府裡，夾了一夾棍，下在監裡。主母不信，說我相公早間就到李相公家來，故叫小的趕來看問。若我家相公竟不曾來，這話豈不是真了。」

眾人聽了，也一齊著驚道：「這又是奇事了，一個讀書人，怎肯與強盜做窩家。就是有人扳害，一個生員，不曾申文學道，也不敢就動夾棍。這事還恐怕不確。我們大家須到府前去一問，方才明白。」

遂酒也不吃，大家一齊往府門前來探問。恰恰撞著范叔良一個相熟的門子，因問他道：「早間太爺審強盜，審出一個秀才做窩家，夾了一夾棍，下在監裡。兄可知這秀才叫什麼名字？」那門子道：「叫做宋石！到是一個有名望的好秀才。」

眾人聽見是真，都嚇得魂飛天外，也不再問長短，竟齊奔到監門前，叫禁子道：「我們眾相公，是要看今日府堂上發下來的宋相公的。可用個情，開了門，讓我們進去看看。」

禁子道：「若是我禁子家裡，列位相公只管請進去。這是朝廷的禁地，裡面都是重犯，奉上司明文，看守此門！干係不小，叫禁子怎麼用情。」

眾人見禁子不容進去，俱大怒道：「莫要胡說，既是這等嚴緊，你就該一人也不放進去。為何閒人出出入入，卻獨禁我們？這樣可惡！」

禁子見眾人發話，怕惹出事來，因陪笑說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不是禁子敢於推阻，若只一兩位，悄悄的進去見一面便不妨，今七八位在此，驚天動地，衙門耳目好不厲害，倘傳得官府知道，小的就是死了。如今只好待我進去，叫宋相公出來，到此門口，與相公們會一會吧。」

眾人道：「這個說得有理。」

禁子走了進去，不多時，將宋古玉扶了出來。宋古玉出到門口，看見一起會中朋友，因大哭道：「小弟宋石，幼習詩書，只道詩書決不負我，故日從諸兄切磋造就，指望一日之榮。誰知命蹇時衰，忽遭此無妄之災，天降之禍，無門可訴。今生料不能復與諸社兄再把酒論文矣。死生圈是天數，小弟到也不恨。但只慮遺下的小兒與小女，今才十來歲，山妻又還年老，家業又甚蕭條，親戚又無倚

靠，叫他們如何成立。諸兄倘念同社之情，時加周恤，不致凍餒，則我宋石雖在九泉之下，亦佩諸兄之德不淺矣！」說罷，痛哭不已。

眾人聽見他說得傷心，便一齊也哭起來。王文度忙止住道：「諸兄不必哭。宋兄今雖遭眾盜牽扳，苦打成招。然從來罪案，必無一審而即定罪之理，我輩與其在此私哭，何不明早共上府堂，與宋兄辯一辯冤情？設使府尊被人蒙蔽，也未為不可。今一籌莫展，但淒淒相對作楚囚，甚非算也。」

眾人聽了，俱憤然道：「王兄之言，大有義氣。明日府堂上，不極力為宋兄辯冤者，非人也！」

李先民因在袖中取出一二兩銀子，付與禁子，叫他買些酒肉，將養宋相公。禁子收了，依舊攙了宋古玉進去，眾人方才各各回去。只因這一回去，有分教：

真情墮於假套，公道屈於私謀。

不如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